

POEMAS HUMANOS

ANTOLOGÍA POÉTICA

César Vallejo

[秘鲁] 塞萨尔·巴略霍 著

赵振江 译

巴
略
霍
诗
选

人
类
的
诗
篇

人类的诗篇

巴略霍 诗选

赵振江 译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类的诗篇：塞萨尔·巴略霍诗选 / (秘) 巴略霍 著；赵振江 译. --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 7

(世纪北斗译丛)

ISBN 978-7-5063-7365-4

I. ①人… II. ①巴…②赵… III. ①诗集 - 秘鲁 - 现代
IV. ①I778.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68232 号

人类的诗篇——塞萨尔·巴略霍诗选

作 者：[秘] 塞萨尔·巴略霍

译 者：赵振江

责任编辑：李宏伟

装帧设计：任凌云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100125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30 × 210

字 数：151 千

印 张：8.5

版 次：2014 年 7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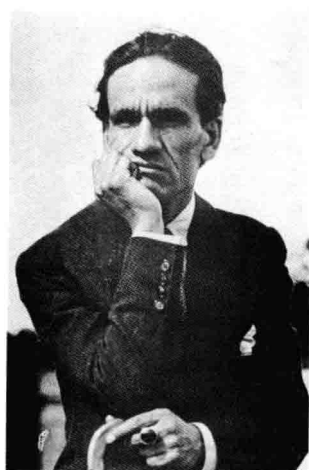
印 次：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7365-4

定 价：35.0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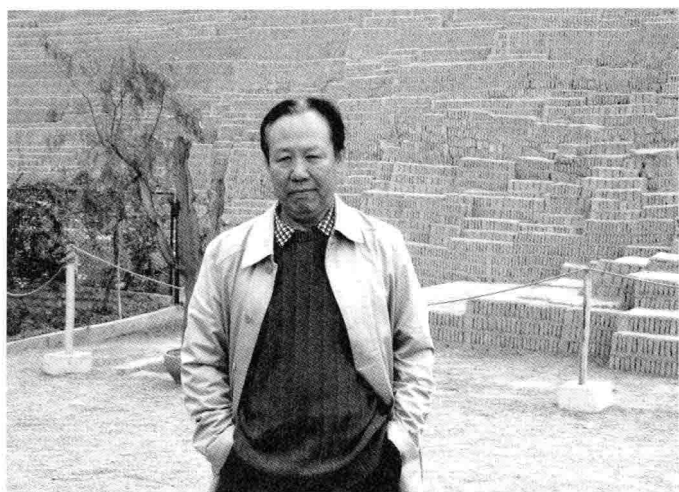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塞萨尔·巴略霍

1892-1938，生于秘鲁北部安第斯山区的圣地亚哥·德·丘科。父亲是西班牙人，母亲是印第安人。1918年发表诗集《黑色使者》。1920年因思想激进在特鲁希略被捕入狱，数月后获释。1922年发表诗集《特里尔塞》，这是拉丁美洲先锋派诗歌的里程碑。1923年前往法国，从此一直流亡在欧洲。1928年和1929年他两度赴苏联访问。在巴黎，巴略霍广泛结交了拉丁美洲进步的知识分子，并于1931年在西班牙加入共产党。西班牙内战期间，他写了《西班牙，我饮不下这杯苦酒》。《人类的诗篇》以及他在1923年以后创作的其他所有诗歌，都是在他死后才发表的。

巴略霍的诗歌创作总是以人生、历史、家庭、故乡为题材。他的语言风格虽然不断变化，但却始终以令人心碎的声音来抒发人间的痛苦。他是拉丁美洲最有影响的诗人之一。



赵振江

1940年生，北京顺义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北京大学西语系主任，中国西、葡、拉美文学研究会会长。著有《拉丁美洲文学史》（合著）《西班牙和西班牙语美洲诗歌导论》《山岩上的肖像》（合著）《拉丁美洲文学大花园》（合著）等，译著有《马丁·菲耶罗》《拉丁美洲诗选》《西班牙黄金世纪诗选》《西班牙当代女性诗选》《墨西哥诗选》以及加西亚·洛尔卡、马查多、希梅内斯、阿莱克桑德雷、阿尔贝蒂、米格尔·埃尔南德斯、鲁文·达里奥、米斯特拉尔、聂鲁达、帕斯、胡安·赫尔曼等人的诗选，并与西班牙友人合作翻译了西文版《红楼梦》。曾获西班牙伊莎贝尔女王骑士勋章、阿根廷五月骑士勋章、聂鲁达百年诞辰奖章、秘鲁里卡多·帕尔玛大学名誉博士学位、特鲁希略大学杰出访问学者奖章。2009年获中坤国际诗歌奖（翻译奖）。

塞萨尔·巴略霍的生平与创作（代序）

塞萨尔·巴略霍（César Vallejo, 1892—1938）是西班牙语诗坛上最伟大也是最复杂的诗人之一。说他伟大，是因为他的诗歌创作是整个西班牙语先锋派诗歌的标志之一；说他复杂，是因为他的作品比贡戈拉夸饰主义的巴洛克更难理解。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如此复杂、如此难懂的巴略霍竟然又是在西班牙语世界引起广泛关注的诗人。这或许正是他的伟大之处，雅俗共赏历来是衡量伟大作家和艺术家的一个重要标准之一。

巴略霍于1892年3月15日出生在秘鲁北部安第斯山区的圣地亚哥·德·丘科镇。其故居坐落在卡哈班巴区的哥伦布街96号，如今这条街已改为塞萨尔·巴略霍街。他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西班牙籍牧师，祖母和外祖母都是原住民。在十二个兄弟姐妹中，他是最小的一个。他受洗礼时的全名是塞萨尔·亚伯拉罕·巴略霍·门多萨。在他的童年时代，家境虽说不上富有，但也衣食无忧，他的父亲曾当过家乡的镇长。但要培养他上大学，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1910和1911连续两年，他曾先后在特鲁希略大学和利马的圣马可大学注册，都因经济困难而退学。他于1913年入特鲁希略大学文哲系，两年后又同时在法律系注册。从那时起，他一直半工半读，主要是在小学任教；秘鲁著名的土著小说作家西罗·阿莱格里亚就曾是他的学生。

巴略霍于1917年底到利马，在圣马可大学文学系注册。作为出身卑微的“混血儿”，巴略霍立即感受到了大都市的世态炎

凉，但他也很快找到了良师益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结识了具有民族气节和正义感的社会贤达——作家与诗人贡萨雷斯·普拉达、埃古伦、马利亚特吉等人，并与后者一起创办杂志《我们的时代》。这一年他完成了第一部诗集《黑色使者》，并于第二年7月出版，尽管书上署的仍是1918年的日期。诗集在报刊上受到了好评。

1920年5月，他回乡探亲，在参加圣地亚哥（即圣雅各）纪念庆典时因“带头袭警闹事”而被通缉并终遭逮捕，受过一百一十二天的牢狱之灾。迫于知识界和大学生们的强大压力，地方当局于1921年暂时释放了他。这段经历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经常在其创作中折射出来。就是在这一年，他完成了《特里尔塞》的创作，并有一部短篇小说（《在生与死的背后》）获奖。1922年，他出版了诗集《特里尔塞》。1923年，他出版了短篇小说集《音阶》和中篇诗化小说《荒野寓言》。当时有传言说，他的案子可能复审，他便于6月17日乘船赴欧洲，7月13日抵达法国。从此，他再也没回自己的祖国。

在巴黎，巴略霍的经济状况一直不好，并且要与疾病抗争。1926年，他与胡安·拉雷塔共同创办了《繁荣·巴黎·诗歌》杂志。欧美的先锋派诗人赫拉尔多·迭戈、特里斯坦·查拉、维森特·维多夫罗、胡安·格里斯、皮耶尔·勒韦尔迪、巴勃罗·聂鲁达等都曾为他们撰稿。1927年，他经受了深刻的精神与道德危机，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28和1929年他两度赴苏联访问。在此期间，他发表了大量的报刊文章，并创作了中篇小说《钨矿》。1930年，他在马德里的《玻利瓦尔》杂志上发表访苏观感，并在西班牙结识了阿尔贝蒂和萨利纳斯等诗人。回到巴黎

后，他的政治活动引起了警方的注意，并于年底将他驱逐出法国。他只好重返西班牙。在那里，他出版了中篇小说《钨矿》、通讯报道《俄罗斯在1931》和《克里姆林宫前的思考》（1931）。同年，他加入了西班牙共产党，并第三次访问苏联。1932年他又回到巴黎，在贫病交加中从事政治活动与文学创作。1936年爆发的西班牙内战激发了他高度的政治热情，他积极参与筹建“保卫西班牙共和国委员会”，参加群众集会和声援共和国的活动，赴马德里的和巴塞罗那做宣传报道。1937年，他作为“第二届国际作家保卫文化大会”的秘鲁代表再赴西班牙，并亲临马德里前线。在此期间，他创作了《疲劳的岩石》和《西班牙，我饮不下这杯苦酒》以及《人类的诗篇》中的诗作。1938年，他开始重建“秘鲁保障与自由运动”。由于过度疲劳，健康恶化，于4月15日在法国巴黎去世。1939年，人们出版了他的诗集《西班牙，我饮不下这杯苦酒》和《人类的诗篇》。1970年人们将他的遗体移到有名的蒙帕纳斯山公墓。

巴略霍的一生，是充满痛苦的一生，也是不懈追求的一生。他的痛苦不仅是个人的，更是人类的。他的追求不仅是政治的，更是艺术的。纵观他的一生，可以说，痛苦始终伴随着他，追求也始终激励着他。对他有了这样的了解，再来分析他的诗歌，或许不会有太大的偏颇。

巴略霍从1908年（十六岁）开始写诗，至1918年完成了《黑色使者》。在这十年中，他明显地接受了现代主义诗人鲁文·达里奥、埃雷拉·伊·雷西格和莱奥波尔多·卢贡内斯的影响。但《黑色使者》却是一部从现代主义诗歌中脱胎出来的全新的诗集。它与现代主义诗歌的根本区别在于：现代主义是脱离现实的，既

脱离社会现实，也脱离诗人所处的氛围与心境，而《黑色使者》却具有鲜明的自传成分。诗人表达的是自己的经历、观念、信仰、价值观和赤裸裸的人性；现代主义诗人追求异国情调，具有明显的世界主义倾向，而巴略霍的作品却恰恰相反，具有家乡的、族群的、本土主义的特征；现代主义诗人所追求的是语言的典雅与韵律的和谐，而巴略霍不仅常常将日常的口语镶嵌在字里行间，有时还会将语言肢解或根本不遵循现有的语言规范。

巴略霍的第一部诗集《黑色使者》共收录诗作六十九首，由《精巧的天花板》《潜水员》《土地》《帝国怀想》《雷声》和《家庭的歌》组成。内容涉及亲情、爱情、宗教以及诗人和世人的生存危机。《黑色使者》是作为全书的序诗出现的，它表现了诗人在生活打击面前的怀疑和失望：

生活中有些打击，如此严厉……我不知道！

就像是上帝的仇恨；面对它们

似乎一切苦恼的后遗症

都沉积在灵魂……我不知道！

打击虽然不多；然而能……在最冷酷的面孔

和最结实的脊背上开出阴暗的沟壑。

它们要么是野蛮的匈奴人的战马

要么是死神派来的黑色使者。

.....

诗集中有一组回忆古老印加帝国的诗篇，题为《帝国怀想》，这是本土主义在巴略霍诗歌中的集中表现。在第三首中，他这样写道：

耕牛走在通往特鲁希略的路上
像古老的酋长，沉思冥想……
对着生锈的暮色，
像为失去领地而哭泣的国王。

我在城垣上站立，思考着
福祸交替的规律；
在耕牛寡妇般的眼神里
无时不在的梦想已腐烂下去。
……

在这首诗里，诗人的本土主义不仅表现在对古老印加王国的怀念，还表现在对克丘亚语的自然运用，这样就给诗作增添了印第安民族特有的韵味与情调。诗人在这部诗集里抒发了对亲人和故乡既浓烈又苦涩的情怀。比如，他无可奈何地看着父母衰老下去，看着他们如何走到人生的尽头：

父亲变得衰弱无力
就像是一个除夕，
心不在焉地回首往事的
琐碎、启迪和残余。

这样的诗句暗示着在七十八岁高龄的父亲心中，往事都混杂在一起了。对他来说，生活目的不过是未来子孙的繁衍，而“未来”他是再也看不到了。远离家乡的诗人对父母充满了怀念之情：

父亲在沉睡。威严的面孔
表明平静的心灵。
此时此刻他多么甜蜜……
只能是我——如果他有什么苦涩的东西。

……

母亲漫步在果园里，
嗅着已经不存在的气息。
现在她是那么温柔，
那么出神、爱抚、飘逸。

……

在这组诗中，巴略霍还写了一首怀念兄长米格尔的作品：

哥哥，今天我坐在咱家的石凳上，
没有你，我们感到无限的忧伤，
记得此时咱们正在玩耍，
“可是，孩子们……” 母亲抚摸在我们身上。

……

米格尔，在八月的一个晚上，

破晓时你去躲藏；

可这一回你没有欢笑，只有忧伤。

.....

“躲藏”既指儿时的游戏，又指兄长的去世。对于弟弟的童心来说，哥哥没有死，不过是“藏了起来”。诗人将对哥哥的怀念与对孩提时代的回忆揉在了一起。诗集中有一些情诗，如本书中选译的《逝去的恋歌》。曾在北京大学任教的秘鲁圣马可大学教授阿尔瓦罗·门多萨先生对笔者说过，他对此诗做了考证：印第安姑娘丽达是诗人邻居家的女孩，她总是翘首盼望在外飘泊的年轻诗人的归来。对诗人而言，尽管这段经历已成过去，但他的怀念之情却依然婉约动人。

《特里尔塞》是巴略霍于1919至1922年间在利马写成的，1922年出版。它与同一年出版的《尤利西斯》（乔伊斯）和《荒原》（艾略特）一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它在首次出版后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直到1931年何塞·贝尔加明在西班牙为该书作序并再次出版时才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是一部与现代主义传统彻底决裂的作品，是拉丁美洲先锋派诗歌的里程碑。它打破了传统的诗歌技巧，表现了诗人大胆的开拓精神。

首先，诗集的名字就令人难解，“特里尔塞”（TRILCE）是诗人杜撰的新词，TRI与3相关，它体现了诗人对事物除同一性、二重性以外的第三极思考。整个诗集以人的孤独、无助为基调，表现在非正义的社会中，人类所遭受的重重苦难。一般学者认为：TRILCE是由TRISTE（痛苦）的词头和DULCE（甜蜜）的词尾合成的。书中的诗没有标题，只有罗马数字。在这

些诗句的迷宫中，读者没有任何向导，同时也就没有任何约束，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从内容上讲，《特里尔塞》与《黑色使者》是一脉相承的：揭露社会的黑暗与人类的苦难。对巴略霍而言，人生就是一个悲剧。诗人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无不是人类的痛苦。这部诗集共有诗作七十七首，只用罗马数字标题。就内容而言，写爱情的三十五首，关于生存的二十三首，写家庭的七首，写监狱的六首，关于美学思考的六首。从形式上讲，《特里尔塞》既背叛了西班牙语诗歌的传统，也脱离了先锋派诗歌的主流。他非常注重诗歌的直观形象，而不是通过人的理智来进行情感的交流。书中诸多晦涩难懂的诗句表明，巴略霍拒绝廉价的和谐，主张大胆的创新。他鼓励人们拒绝对称，通过语言的矛盾和冲突来揭示自己的内心世界。诗集中许多类似呓语的诗句把先锋派的诸多“主义”融合起来，却又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个“主义”。这是一种名副其实的标新立异。这部作品的成功之处在于它以一种荒谬的语言深刻地表现了诗人和人类的痛苦与不幸。当巴略霍抒发自己的孤独和苦闷的时候，当他描写自己在狱中的遭遇和抗议社会不公正的时候，当他回忆自己失去母亲和家庭温暖的时候，诗人流露出了对所有被压迫者的关爱与同情。正是这种对人的终极关怀使巴略霍在后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此，要指出的是该诗集的译介是极其困难的。且不说诗人有意而为的书写变异和词汇变异根本无法翻译，就是与诗人的生存经历密切相关的想象力也是常人难以企及的。要理解每一行诗的含义，除了要阅读大量的参考资料外，最好要在诗人的家乡住上一段时间，深入了解那里的文化传统和风

土人情，否则，要准确传达诗人的本意，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巴略霍两次来到反法西斯前线，写下了《西班牙，我饮不下这杯苦酒》。诗集的名字如直译，应为《西班牙，让这杯离开我》。这句话取自《圣经》中的《马太福音》。《圣经》中的译文是这样的：他（耶稣）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在《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中亦有此话，译文大同小异。）《圣经》中的“杯”指的是耶稣即将遭受的苦难，而巴略霍所说的“杯”显然是指西班牙人民遭受的苦难。《西班牙，我饮不下这杯苦酒》这个标题，最早是由北京大学西语系已故段若川教授翻译的。本人所以沿用此名，是因为它既传达了诗人的本意，又容易被读者接受，且已传播得相当广泛。至于与《圣经》的联系，即便是译为《西班牙，让这杯离开我》，在我国可能也只有极少的人会想到《圣经》的。在《圣经》中是耶稣向上帝祈求，在这里是诗人向西班牙祈求。由此可知，革命的共和国在诗人心目中的地位。这部诗集由十五首诗组成，其内容和形式虽没有《特里尔塞》那么惊世骇俗，但依然保持着巴略霍的风格，与其他同一题材的诗歌迥然不同。这时的巴略霍已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在诗中已经将工人看作“救星”：

工人，我们的救星，我们的救世主，
兄弟，请原谅我们欠下的债务！

值得注意的是，巴略霍虽然已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在这

部诗集中却不时影射《圣经》中的情节，这样可能会使天主教国家的读者感到亲切。如其中的第十二首《群众》与拉撒路复活的情节就颇为类似：

战斗结束，
战士牺牲了，一个人向他走来
对他说：“你不能死，我多么爱你！”
但尸体，咳！依然是尸体。
……

于是，大地上所有的人
包围着他；伤心而又激动的尸体看见他们；
慢慢地欠起身，
拥抱了第一个人；开始行进……

《人类的诗篇》是巴略霍在1923年以后写的作品，是他的遗孀和劳尔·波拉斯·巴雷内切亚一道于他死后（1939）在巴黎出版的。全书由七十六首诗组成。不同版本的排列顺序有些出入，个别的诗句也不完全相同。这同样是令人惊心动魄的诗篇，光怪陆离的诗篇，也是最具有个性和激情的诗篇。1922年以后，巴略霍割断了与家庭和祖国的联系。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的拮据、疾病的折磨、世道的不公使他的苦闷与日俱增，他甚至感到个人的总和不能构成一个社会，个人的存在与否是无关紧要的，于是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谁不叫卡洛斯或别的什么姓名？